

目 录

怀念我的外公金方绵·····	吴志平	1
张品纯传略·····	张清琪供稿 张松梯整理	6
我县历史上第一所县立小学·····	赵祝炎	10
黄坛区中心办学沧桑·····	张仲候 张翔波	18
我亲身经历的文成针灸初创史·····	吴鸣皋	27
文成电影事业的发展·····	王大毅	34
为民排解纠纷的南田自治局·····	刘久持	41
七星会与“5·9”反革命暴动概况····· ·····	周志原 胡克守整理	44
一支特别“宣传队”·····	赵绍忠	54
从孟潭碓到大堂碓·····	陈水孚 陈夫	60
新亭村的变迁·····	陈 夫	65
西坑桥变迁记实·····	王贵森	69
平山惨案·····	周志厚	72
短命的南田《穷民会》·····	刘久持	81

土匪林玉山在朱坑头的暴行·····	朱建新	84
二战时期中樟乡农民暴动记述·····	赵义方	87
忆我的六叔周楨教授·····	周志亮	101
一生耕耘 风范长存·····	邢坚成	113

怀念我的外公金方绵

吴志平

我的外公金方绵(1890—1960)，大营珊门人，读私塾五年。在校读书时，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，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，满清政府，卖权辱国腐败透顶。因此，外公从小就忧国忧民，关心国事，尊敬孙中山先生，视先生为国父。对孙先生1924年提出联共、联俄、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视为国策，后来每逢谈起孙先生，感叹说“先生死得太早，这是中国人民的灾难。”为了纪念中山先生之死，他把珊门小学改名为三民小学，外公兼任该小学董事长。

由于父早丧，哥金方长不勤于农事，外公十五岁就辍学担负全家农活。他身材高大，态度和蔼可亲，性情豪爽，喜抱不平，爱助人，而且胆略过人，珊门农民就是不同姓的同辈人都喜欢叫他“方绵大哥”。

根据大营林守勉老人回忆，1926年冬瑞安林忧民来宣传

组织农会，会议在湖头殿开就是外公金方绵召集的。（林忱民也叫林隐民，中共党员，瑞安县委书记林去病的兄弟）。守勉同志讲：“我当时还有点怕，以化名林总俏参加农会”。据我舅父金松轩回忆，以后西区农协成立，金方绵任干事长，也叫农会长。常委有周醉樵、周慧泉、吴梅伍、赵延梯。群益小学校长周慧泉先生兼农会秘书，林店尾小地主陈友儒先生带头二五减租，也以开明士绅参加农会。农会牌子就挂在群益小学。

1927年初外公金方绵以西区代表身份参加了瑞安县第一届国民党代表会。我七、八岁时就曾看到过二张照片，一张是西区赵熙、周醉樵三人的照片，一张是全体代表的照片。瑞安县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，是共产党员领导下召开的。中共瑞安县委书记林去病同志选为县党部书记，还有好几个党员任部长。这次会议后，在东西南北各区农会基础上，成立瑞安县农会。

1926年冬到1927年春，西区所辖乡镇大嵩、嵩口大部份地方各乡农协会纷纷成立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，吓坏了各地地主豪绅，他们不甘心失败，大肆造谣，利用各种手段，破坏建立农会和二五减租。农会建立后办的第一件事是搞“二

五”减租。1927年3月，西区农会在中秋庙开大会发动“二五”减租，谷山大地主收买了地痞流氓、烟鬼吴晋康等一小撮流氓搞乱会场，把气灯打黑，用大烟筒把金方绵头部打破，满头是血。大闹中秋庙，活着的老农会会员记忆很深。农村基层佃农去耕田、地主硬起田，樟台乡驮平头、里阳乡岩庵背都有佃农耕牛被地主赶走事件发生，农会按级上诉县、市、省。我外公有私田五、六亩，为了打官司把珊门岭脚二百秧田卖了四百银元全部用光，当地好心人劝外公不要倔强，古话讲：“穷不与富斗”。外公仍然坚持斗争。浙江省仲裁委员会慑于农民威力，怕把事闹大，批下来“二五”减租。官司打赢后，地主不得不把牛送还给佃农。大赏附近减租顺利开展，但公阳乡地主反动气焰很嚣张，提出“租减二五，旗拔烧火”，把乡农会旗帜拔掉，农会长叶汝蒂来珊门找西区农会求援。外公连夜带西区农会干部赶去组织斗争为首破坏“二五”减租的大地主叶××，使全区减租斗争取得全面胜利。

农会办的第二件事是发动兴办教育和成人夜校。当时农会干部都担任各小学董事长（校长），周慧泉先生任群益小学校长、陈友儒任广益小学董事长、外公为三民小学董事

长，龙川小学听说也是农会干部。教育坚持改革私塾，要办有数理化科学知识小学，农会会员参加成人夜校。瑞安县政府还发布征收教育亩捐暂行办法，每亩一律征谷贰斤，百分之三十提充民众教育经费，百分之七十充小学经费。

农会办的第三件事是兴办水利、道路。1925年洪水成灾，水利、道路被毁严重。大赏镇孟堤砾被冲毁，水从鬼洞方向流到周村和凤溪汇合，大片良田成荒滩。农会建立后着手组织兴修水利道路，对大的工程提请政府拨款支持。瑞安县西区警察分局长萧道宏宣誓就职时向西区农会发出邀请书。在宣誓会上，外公就提出要求兴修孟堤砾。警察分局长萧道宏也很热心，与首事林绍年日夜在工地。西区农会秘书周慧泉先生为颂扬两人写过顺口溜，农会干部、会员积极投入兴修孟堤砾。通过修孟堤砾，外公和举人林绍年结为至交。

农会办的第四件事是宣传党的正确主张，揭露国民党右派闹分裂，“四·一二”在上海大屠杀镇压革命，背叛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三大政策，宣传我们也要拿起刀矛武装夺取政权。

1928年春，赵友仁（赵刚）来文成，西区农会干部在大

崇替湖官、龙川老祠堂以及农会基础较好的公阳乡等地召开群众大会，西区农会干部负责发动，维持会场秩序，做好赵友仁同志的保护工作。1930年胡公冕红十三军两次来文，第一次少数人来缴警察局枪支，得到农会积极配合。第二次五月二十七日到大崇，农会干部负责筹款派款，发动群众二十八日在中秋庙召开五六百人大会，由胡公冕宣布西区革命委员会成立，主任周醉樵，委员金方绵、刘日章、赵超演、郑作藏四人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，就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、布匹、洋袜等分给贫苦农民。

张品纯传略

张清琪供稿 张松梯整理

张品纯字蕴光（1873—1953）青田（现文成）南田鹤岸人。先世于乾隆间自福建龙岩迁此。父诸生，家清寒，君幼颖好学，其父故交贡生严州府教谕鳌里周松坡先生见而奇之，乃以三女许之，四岁以童养媳来归，故得从学其岳丈之门下数年。稍长，邑宿儒吴遂于小溪小奕设馆讲学，四方从游者甚众。君借从姐丈南田刘际生同往受教，当时同学有北山杜子园、杜佐园昆仲，小奕夏次岩、之麒叔侄，黄家地林敬五及包焕庚等。小奕去南田约八、九十里，遵母谕去必自带罐装咸菜佐餐，归必负空罐回，从小养成俭朴之习。吴师尝教之曰：“为学须对照自己，诵一句得一句之力，阅一章悟一章之功，是为真读书，方于己受益，否则，书自书，我自我，虽破万卷，亦奚益哉！”在吴师谆谆善诱之下，学遂大进。年十八，举庠生，又三年试高等补廪膳，二试俱列前

茅。补廩府试题为《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》，语出《论语》，盖为封建之愚民政策。君反其意立论：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”，演绎之曰：“对有良知之国民，政事法令，使之身体力行；对无知之国民，可施之以教化，使之明理守法。”这在当时已具有民主思想之萌芽。补廩后，在八都叶岸安福寺设馆教学。清光绪30年（1904年）即废止科举前一年，浙江为创办新学培育师资，考选官资生，君应试获选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（即今之师范学院）留学。当时该校分数理、博物、史地三门，处州获选者十人，青田三名，林敬五习史地，孙靖夫习博物，君习数理。君性节俭，官资每有盈余，以一部寄回接济家用，一部散借友人，还否，不之计也。

1908年秋学成回国，先在海门省立台州中学任教，翌年，林敬五先生出长省立处中，邀君任监学兼教数理课，当时适值创办处州师范学堂，地方乡绅争长不决，皆推君主其校，却之。旋，林辞处中校务，转长处师，君亦转到处师任教兼处中课。后其留日同学华国来长师范，君任监学兼教数理化。后在叶正度校长任中，君兼附小主任。其后大部时间，在处师任教，且在处中兼课，除数理课外，亦曾任师范之教

育学、伦理学。在处中、师范两校任教首尾计二十四年，其间两校虽数度易长，蝉联教职，独君一人。

君笃实质直，孝友淳朴，深恶阿谀取容，处事不苟，却又平易近人，诲人不倦，深得学生之尊敬爱戴，同仁之赞誉称颂。某年处师学生驱逐不称职校长×××，夜半群生闯入校长寝室，强迫其起床，逐之校外。君闻声仓卒披衣起，甫出房门，见学生数人兀立，惊之。学生们恭谨肃立曰：“吾辈为保护老师而来，幸勿惊恐”。其得学生之爱戴似此。

君博学深思，每逢数理难题，辄昼夜思考，深入浅出，独辟蹊径。其子张 玘现在大学之数学课中，遇附有答案之微分题，师生不能解，其师曰：“此本书之难题，一时难解答”。张 玘将题寄请其父解答，君循理推究，解答悉与答案相符。后张 玘检阅君留日之微积分课笔记，内容难度，自不能与三十年代后之课本同日而语。而当时中学不设微积分课，君已长期弃置，竟能解答无误，足徵当年留学时，君对高等数学研究之深。

君嗜烟如命，在同事中向有“烟大王”之戏称。青年时屡戒无效，年近耳顺，痰多嗽频。在二十年代末，某次应邀参加丽水地方缙绅会议，太保庙会议桌上陈列罐头香烟，供

与会者，君认为参加会议为应尽之义务，吸烟私事，不应由公家负担，且会场烟雾迷蒙，既不严肃复影响别人，深恶之，有意克制，当时竟整天未吸。继思一日可克制，焉能长期戒除？遂决意不吸，终至戒绝。

君一生奉公唯谨，律己严，待人宽，拒恶坚，为后学树立楷模。平素自奉甚俭，食以脱粟，衣以布葛。1932年辞教家居，长以农事自娱。对乡村构筑房屋，能自出心裁，利用力学原理，举例说明，用材即省，宽敞明亮，每使墨守成规之木匠师傅叹服。晚绍乃父竹轩公家学，研习岐黄之术，深谙清陈修园医理，尤精妇儿科，近邻求诊，投药辄效，不收诊金，病家德之。

其妻周氏，待人宽厚，乐善好施，孝尊翁婆，妯娌敬睦无间。

君劳逸有节作息有度，年逾古稀，风仪尚如五六十许人。1953年病卒，终年81岁。闰一月其妻周氏相继亦歿。有女一，子四。次子璇，留法都鲁士大学经济学硕士，1960年病逝；三子玗，东鲁大学理学士，解放后，任上海工学院教授。其女爱卿，冢子庆年、幼子瑾，均已去世。孙立人、学海、孙女敏娟等均卒業大学，分别在祖国各地厕身科技界为实现四化奋斗。

我县历史上第一所县立小学

赵 祝 炎

你可知道这第一所县立小学在哪儿？也许会教你惊诧莫名，不在大营，在龙川，真是大腿拧不过臂膊了。

那是1929年冬，瑞安县教育局在城区设立城厢小学，在东南西北四个区各设立县立乡村小学。一乡小在塘下，二乡小在仙降，三乡小在陶山，四乡小呢？区署所在地营前太偏太小，自然条件较好的大营，争取者态度不甚积极，倒是教育局第四课课长赵熙和龙川士绅赵箴努力为龙川活动，珊溪士绅吴迪、赵廷尊努力为孔龙活动。也许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教育局终于决定办在龙川，并委派赵箴为校长，拨给开办费大洋五百圆。

五百大洋盖一所完小校舍，显然不够，何况还得办桌凳，置教具。赵箴先生化了很多口舌，才得借用永享祠（俗称新祠堂，今已拆建大营区小）。当年的永享祠是龙川有

名的“鬼窝”，东隔一片长满乌柏的园地下接文昌阁（今拆建为线务段宿舍），西邻娘娘宫（今已拆建区小）和同春祠堂（今为区小使用），北倚荒凉的虎阜山，南面大门外，耸立两座石碑坊，尤其从同春祠堂到大门这条石子路的两旁，满是黑洞洞的灰斗和露出棺角的棺材寮，冷落阴森，谁到都会自感头皮胀麻。赵钱把这个“鬼窝”加以修理，扩建，在东西两庑各置三个教室，祭殿改作礼堂，昭穆两小厅改作办公室与图书室，土地堂当厨房，又在边上置操场一方，厕所一座，于是乎“瑞安县立第四乡村小学”这块牌牌就亮出去了。

瑞安县府发给的常年经费有多少，连赵钱先生的遗孀胡赛花老太太也不知道，她只记得第一年聘任的教师中徐泽民、赵瘦仙，年薪各120圆，赵志雄，赵雍100圆，赵彦园、金冬莲60圆。学费收入也弄不清，只记得一年级每年一圆，二年级二圆，三四年级三圆，五六年级四圆。不过，那时龙川是个穷地方，“吃空手饭”的人又多，学费难收，在四乡小念过书的老人，都会记得年年大除夕校长先生打灯笼讨学费跟人争吵的情景。

龙川为赵姓聚居地，对外团结，而族内房派之见森严。早在这之前，地方有一所私办的半书塾式的初等学堂，大

抵谁办就办在谁的小宗祠，要不，就办在公有庙宇里，如赵朝阔先生主事时借用七份祠，赵益琴先生主事时借用上文昌阁。赵钱是后房人，借新三房势力最强的一房的祠堂办学，麻烦够多。比如：神柜只能以糊上白纸的竹帘遮掩，外挂的党国旗及总理遗象，每年春秋大祭，必须跟从竹帘暂行“让位”，香炉木主，神圣不可侵犯，有亵渎木主、香炉的事情发生，校长要负全盘责任；老祖宗生死忌辰小祭，师生必须肃静远立，否则便遭值年呵斥；坐镇厨房的土地公土地婆偶像不准移动，胆小的学生从不敢自个儿进去喝水。不但如此，甚至常有人找岔子，控告校长贪污。为此，1933年，校长动手修葺后山垄那座后房祠堂，计划迁校。结果呢，因为沟渠排水妨碍三官底大院的利益，遭到三官底住户的强烈反对，只得作罢。为了减少来自房派的各种干扰，赵钱每年聘请教师不得不考虑请一两位新三房人。他常在人前怨叹自己不是新三房的派下，说：“要不，我办事就得手了。”

学生不多，150上下。流生情况严重，到六年级往往只剩一二十个，1932年毕业生赵沛逊说，他那届只有九人。但来自外地寄宿生倒每年有一二十个，大壤、周南、双桂、孔龙、珊溪、黄坦、富岙、石庄、稽埠、东龙、大嵩、里阳、

金炉、金坪、赏口、中樟等地都有人先后来这儿读过。

赵箴当了五年校长，先后聘请的教师除前面已指名的，还有金志文、钱洪芬、林福华、阎理堂，（均瑞安城关人）周醉樵、周明、赵桐、赵森华、赵赛珠、赵杏芬、赵汉珊等先生。徐泽民和阎理堂两先生是外地人，任教时间虽不长，而淳淳善诱的教学态度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很深。赵填城老人回忆，阎先生离校之日，他和十多个同学含着眼泪送到大堂。赵学申、赵沛算老人说，徐先生的音容笑貌，他们至今犹历历在目。

赵箴先生猛厉狭中，治校以严，无论谁在学习上、生活上出了岔子，从不轻易放过。办公室里除戒方外，还一字儿挂着六条藤鞭——六尺长白藤对折，用红绿头绳扎起来的鞭子。这东西好厉害，一抽便是一道紫痕，大有《水浒》中“杀威棍”的风味。赵逢卓在校中是有名的硬汉，平时打手心，咀角从不抽搐一下，有一次，触犯了校长，挨了三鞭，就哭了。所以学生很怕他，远远看见，就小声传告：“校长先生来了！”老师也怕。赵森华、赵赛珠两位先生教过我班的国语，一课书教完之后，如果还没下课，常给我们讲故事，但开讲之前，总踱到教室门口探察校长的行踪，而且还吩咐

我们，万一校长来了，该如何应变。

在这样一位严厉的校长领导下，第一年就在全县小学生美术工艺作品展览会上崭露头角。赵瘦仙、赵彦园二先生擅长国画、雕塑，为四乡小立下汗马功劳。1932年，教育局心血来潮，命令全县小学应届毕业生集中县城举行毕业会考，据赵玉坡老人回忆，榜首五名只有一名不是四乡小的学生，可惜他只记得第一名程良涛，第四名赵文当，其它两名记不起了。当然，这些成绩大大提高了赵箴先生的声誉。

1934年，赵箴官运亨通，竟进了县党部，当上常务委员（即后来的书记长）。虽然仍兼四乡小校长，毕竟精力分散，学校工作有所放松，因而地方上的指责甚多，年冬，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。

继任的是赵汉珊先生，校名也改称“瑞安县立第五区中心小学”。

汉珊先生外宽内深，治校以和。办公室里的藤鞭减至一根，也备而不用，对学生较多的采用开导方法，就是发怒了，也只沉下脸，训斥一顿。他说话深入浅出，有理有节，颇有说服力，所以学生也很服他。他又善于团结，善于用人之长，先后聘任的教师有赵玉樵、林伯荣、季遇玉、张次

豪、赵扬、叶永勃、周国华、程良侔、赵植超、赵俊民和先父达权等先生，尽管个性各异，水平不一，在他领导下都团结一致，各尽所能。并且出身新三房，自可免去许多无谓的干扰。因此校风很快好转。

教师中的赵玉樵先生，为校长之父，原县学生员，辛亥革命后入温州府中学堂学习，毕业后历任南田南屏等校教席，是校中年龄最大、教龄最长的教师。那时学生称呼教师为“先生”，而且前面还附带名字，教师们认为对赵玉樵先生为此称呼，不够尊敬，便统一规定称之为“老先生”。据我所知，附近获此尊称的仅两人，另一个是南田小学的赵瘦仙先生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五区小的老学生如谈及玉樵先生，仍然沿用这个称呼。

汉珊先生接任校长，正值抗战前夕国内外风云变幻之际，他常利用“纪念周”和“周会”对学生讲时事政治，对开拓学生的视野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起了良好的作用。1935年第五区借群益小学举行小学生演讲比赛，赵如兰讲“民族自强之路”得第一，我讲“改革币制的意义”得第二。如果不是学校平日注重这项教育，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不能讲这些大人话的。抗日成争爆发后，这方面的教育更重视了，学生